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二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主事衔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趙由青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二目録

漢

鼂錯

限民名田奏

淮南王安

諫誅閩越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二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鼂錯潁川人文帝時為太子家令號曰智囊數上書言事景帝即位為御史大夫建議削諸侯地吳楚反被誅

上言兵事書

錯學刑名而精於兵事如此可知古人兵家法家同原異趣班固作刑法志首言兵制特詳得其指矣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略畜産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

西山真德秀曰按錯三書其論備邊皆古今不易之論非直可施之當時而已

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合刃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讀曰瀸謂浸也山林積石經川丘阜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屮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曼衍猶聯延也屬續也○衍弋戰反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屮可前可後此長戟

次崖林希元曰此疏首言用兵三急中述兵法一段又添入將知兵君擇將為兵家四要末言匈奴中國長技歸重於處置降胡義渠一事此其大主意也說出兵家利害處

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萑藡也葦葭也蕭蒿也○萑音完）屮木蒙龍支葉茂接（蒙龍覆蔽之貌○龍來東反）此矛鋋之地也（鋋鐵把短矛也○鋋上延反）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集齊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金金鉦也鼓所以進衆金所以止衆也）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

實大畧無遺又一一切當真經世之文

鹿門茅坤曰按地形以盡兵器之利孫吳以來所未發明者

亡鏃同鏃矢鋒也鏃子木反○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易平也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與猶如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

荊川唐順之曰此文最古尚似孫武子

臣熙曰叙兵勢相當處如聚米畫沙瞭然在目歸重在帝王之道動出萬全庶幾有本之論

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疏亦闊遠也）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騶謂矢之善者也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笥息嗣反）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也（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給謂相連也）此

臣正治曰言兵事固策士之雄而兵凶戰危數語名言可佩則非策士所及

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卬之間耳俛俯同卬讀作仰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

首一節舉秦事以為鑒中一節言遠戍之不便後一節言徙民塞下之利末乃收歸前二節意矩矱森然

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請募民實塞奏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貉莫客反南攻揚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

東發黃震曰錯言兵事徙民入

埶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密理謂其肌肉密也毳細毛也）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䟽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僨仆也）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

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復除也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于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

甬川張邦奇曰民尚農則恒産立恒産立則土著固土著固則緩急爲用此勸農力本爲當世急務也

獸於廣壄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来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絶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竟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

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藺石城上雷石也渠荅鐵蒺藜也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調謂算度之也○調徒釣反為中周虎落虎落者外蕃也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令皆除其罰令居之也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

臣廷敬曰客兵之與土著利害昭然可見而區畫詳盡使乘障者安居樂業則不易之法也

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官為備價贖之）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

相去遠矣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戍役也於是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請立邊民什伍法奏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邺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

是時帝已從錯言徙民塞下矣故錯因前奏而更詳言之

臣德宜曰安揷募民使生聚教訓可戰可耕此即周官井田管子內政遺意也師重良吏尤得勞徠安集之本

臣乾學曰管子用軌里鄉連之制以寄軍令數始於五與井田異蓋用之邊境尤宜也故曰參其國伍其鄙

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五百帥名也假如假借之假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有保護之能者也習地形

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敎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内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絶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來而不能

重農貴粟之道在於抑末作禁游惰敕儉樸斥奢靡若以粟為賞罰農人之粟有限適所以便利商賈而究無勸於本業也

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安土重遷黎民之性募徙邊塞事慮難行錯所以條厝置之法甚備

重農貴粟奏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肉腐為瘠捐骨不埋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不避猶言不讓也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

水心葉適曰漢文帝用賈誼言開籍田從晁錯入粟除租後遂三十稅一孟子以二十取一為貉道謂有中國人倫非苟輕之此為當時諸侯小國言之可也若漢初制度已大異必將反之

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

於古而後能利民相持紛紛欲蓋反損錯等議論雖甚賢而簡率而因時轉易主於不貪農末相安積實自倍卒成漢世之仁政則雖聖賢復起有不能廢矣至後世全得天下無異於漢上下苦心勞力舉行刻剥之策使仁人志士欲出其一二求以毫

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

末利民而不可且終莫知其所以受病者安在真可悲爾

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為倍稱稱舉也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奇贏謂有餘財而畜聚奇

粟發黃震曰文帝賜民田租卻自入粟一事始不為無補於漢

異之物也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仟謂千錢佰謂百錢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堅謂好車也縞皓素也繒之精白者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迕違也○迕五故反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

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渫散也○渫先列反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當為卒者免其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

臣鴻緒曰貴粟本計也拜爵權術也大渫天下粟而除農民租則用術而歸於正

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五大夫第九等爵也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言令民入粟於邊賜爵有差

請入粟郡縣奏

郡縣入粟以備用遂可勿收民租誠根本至計可謂名言碩畫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湛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勤農俞進也○音踰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迺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二歲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

賢良對文帝十五年詔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

以帝王霸配合策問似亦偏駁視賈董邈然河漢矣然文甚古勁

高第繇是遷中大夫

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力牧黃帝之佐）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講於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窋等迺以臣錯充賦（猶言備數時曹

蚉等舉之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屮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宮法宮路寢正殿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有根著地者皆載之○著直略反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産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孰祅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

仲淹王通曰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有以哉

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

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

室甫漢晄曰漢策莫過於晁策就事為文簡徑明暢事皆鑿鑿可行賈太傅不及也

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顧讐也若今言僱賃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從讀曰縱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皐大者罰重皐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皐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

復之不以傷國謂逆主意而反還之不令施行致傷國也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汚之名騫損也汚辱也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埶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

西山真德秀曰錯之對惟三王臣主皆賢一段為正論

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强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耆慾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恐懼而為諂諛

也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憯痛也○憯千感反刑法暴酷輕絶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踈皆危外内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絶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

臣乾學曰臚列帝王升降之迹歸重於五帝之躬親又深得責難敬君之意或以法後王為易行真陋說也

天象地覆露萬民絶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嬈煩嬈也。嬈如紹反）寛大愛人肉刑不用辠人亡帑非謗不治（非讀曰誹）鑄錢者除（除鑄錢之律聽民得自鑄也）通關去塞（文帝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不孽諸侯（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辠人有期（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滿其年免為庶人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宮刑也）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各就其國也）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

臣英曰大指主於求賢自輔以五帝三王五伯經緯立論末雖告文帝以躬親而前意實隱躍也

易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言各當其時務立功也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

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資質也謂天子之財質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令之臣不能望見陛下之光景所及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言天子虛棄神明之德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究竟也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屮茅

是時吳之逆謀跡尚未露故諫辭隱躍如此

之愚臣言惟陛下財擇按錯學申商刑名其勸帝自親事意在綜核名實然帝於禮樂制度多謙讓未遑則錯言自足切劘也

枚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王謀為逆乘奏書諫及吳滅乘由是知名召拜為弘農都尉病免武帝即位徵乘道卒

諫吳王書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聚聚邑也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

次崖林希元曰此書是當吳王逆謀未露之先而諫之故全不

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絶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絶又重鎮之係絶于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絫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

露出事情而長喻遠譬曲盡利害文字起伏變化意態橫生真古之善言者

荊川唐順之曰一篇譬喻

樂究萬乘之埶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跡絶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滄寒也　滄音愴）。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絶薪止火而已不絶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

臣士奇曰俛辭隱語善於立喻周秦之文

臣杜訥曰詞賦其所長爾乃能抗言正論未可以文士目之

廼百步之内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為不曉射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絶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綂斷幹綂古綆字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也○幹河干切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絶手可擢而拔如蘖言若蘖之生牙也搔謂抓也○搔索高反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

致知力行學之要也不彊勉則功無由入仁義禮樂治之具也不更化則

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董仲舒廣川人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武帝時歷江都膠西相去位歸居以修學著書為事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年老壽終於家

賢良對一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仲舒以賢良對策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

治無由成篇中立意如此深得綱領

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大雅烝民之詩書云茂哉茂哉虞書咎繇謨之辭茂勉也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

子政劉向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弦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

孟堅班固曰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爲羣儒首

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

西山真德秀曰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堯舜蓋七篇而後未有及者

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書偽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周公視火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泰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

甬川張邦奇曰董子三策明天人之道達性命之原發治教之實可謂得聖門正傳足為百王之大法矣

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屮也屮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猶金之在鎔唯治者之所鑄鎔謂鑄器之模範也綏之斯俫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謂正月也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

鹿門茅坤曰首對在仰承天心而興教化以善治

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謂年首稱春也即上所云王次春者是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

晦菴朱熹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可以正朝廷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皆好若陸宣公之論事却精密第恐本原處不如仲舒

問賈誼與仲舒

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歟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春秋謂一元之意隱公始即位何不稱一年而言元年也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讀曰示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

如何曰誼有戰國縱横之氣仲舒儒者但見不透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云云又似識得性善

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内聞盛德而皆倈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

臣熙曰秦并六國漢承其後刑名法術之習勝而仁義道德之意微仲舒首發性命之原究極天人之旨為功於聖道大矣

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仁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

臣正治曰仲舒天人之對緣本

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抵觸也冒

經術具言甚醇而第一策于性命之旨尤邃謂為漢世大儒信然

臣德宜日以行道為求天之端

犯也殊絕也扞拒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

以正心為體元之要以興教化為致休應之原天人相與之徵聖功王道之極皆一以貫之矣

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大雅假樂之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賢良對二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

或誠於內而致行之聖功王道不外

乎此

正叔程頤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

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离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於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辟讀曰避）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

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濵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

東發黃震曰自孟子沒後學聖

人之學者惟仲舒其天資粹美用意純篤漢唐諸儒鮮其比者使韋而及門於孔氏親承聖訓庶幾四科之流亞矣

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人項槖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者材諸位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也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

西山真德秀曰按奢儉皆非中制然與其不遜也寧固仲舒言之不詳武帝侈心之啟未必不由此

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申不害商鞅）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狼性貪故謂貪為貪狼）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

西山真德秀曰武帝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仲舒箴之

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名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

鹿門茅坤曰次對在興太學與擇守令及求賢之大

臣乾學曰提出學校養士已得為治要領倣是法也而行之卒

聞設誠於内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夏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厲謂勸勉之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往而絶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

無成效豈非政作之難而古制之不可遽復乎

臣廷款曰制策云道世務而未濟故此對多切於時務之言

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訾與資同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絫久也故小材雖絫日不離於小

次崖林希元曰觀仲舒所言當時任官之弊則資格之法當漢初已然矣

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絫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非學有本原見得真切者安能遽為是言

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寛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賢良對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言轉承師說而學之益謙辭也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

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

鹿門茅坤曰第三對董子並按問而條畫之其所提挈處在損周之文以用夏之忠無與民爭財利而一道術

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於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古謂古法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

西山真德秀曰愚按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出於性而性出於天仲舒此言即中庸之意

西山真德秀曰按此非學貫天人之際者不能言

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

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晻與暗同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

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能盡衆小則致高大能慎至微則著明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尭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鄉讀曰嚮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

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復謂反復行之）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眊不明也）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虖改正

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

西山真德秀曰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原者

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致至極也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爾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息生也耗虚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

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詭違也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黨與儻同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傅其翼者兩其足傅讀曰附附著也言鳥不四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末謂工商之業

也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虖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囂讀與嗸同嗸嗸衆怨愁聲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産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蹵子育反民日削月朘朘音揎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

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食菜曰茹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虖紅讀曰工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

水心葉適曰居君子位為庶人行誠後世通患然師友議論以此自責則可教人責士大夫則不可蓋人主當化人以有耻不當疑君子以無耻也疑君子以無耻則人材掃地不可振矣

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小雅節南山之詩）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易解卦六三文辭）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

翼之胡瑗曰仲舒名儒也多得春秋要義所對切中當世之病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其功不在孟子下何謂緩而不切乎劉賁雖直非其四也

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係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辟讀曰僻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自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於是立學校

名田之弊宋臣葉適蘇洵馬端臨論之詳矣斟古酌今事未易言也

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限民名田奏 武帝時外事征伐內興功利役費並行而民去本故仲舒上言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

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為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更工衡反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秦賣鹽鐵貴故下民受其困也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吏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也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占田

明暢雅健辭能達指

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此議竟寢至哀帝時丞相孔光等申其議帝乃下限列名田詔丁傅董賢皆不便之遂格不行及王莽僭位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族黨犯者法至死吏緣為姦陷刑者衆亂亦旋作法非其人雖良亦敝也

淮南王安厲王子嗣封好書招致賓客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後有逆謀自殺

諫誅閩越書武帝建元六年遣王恢韓安國將兵誅閩越安上書諫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

養者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没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重難也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劗與翦同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賔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埶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擊

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竹田曰篁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埶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或千里也阻險林叢弗能盡著不可盡載於圖也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内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

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也）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贅子令出就婦家為贅壻）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資猶齎）輿轎而

荆川唐順之曰此書如走盤之珠不可捉摸

次崖林希元曰此書言山川林麓溪谷道路之險阻物產風氣之凶惡南越之風土歷歷可見

踰領輿令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領山嶺也拕舟而入水拕曳也拕音它。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蝮惡蛇也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泄吐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閒忌將兵擊之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閒忌人姓名淮南王傳作簡忌以其軍降處之上淦淦工含反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櫂行舟之役故多死也。櫂直孝反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謕古啼字破家散業迎尸千里

荊川唐順之曰前後反覆無非

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鼂古朝字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

是說以中國勞蠻夷之意

兵彊能難邊城為邊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越邑鄱陽縣也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輙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

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廼足不下言不減也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熱癉黄病癉丁幹反暴露水居蝮蛇蠚生蠚毒也蠚音壑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者閩王弟之名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内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存謂省問之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絶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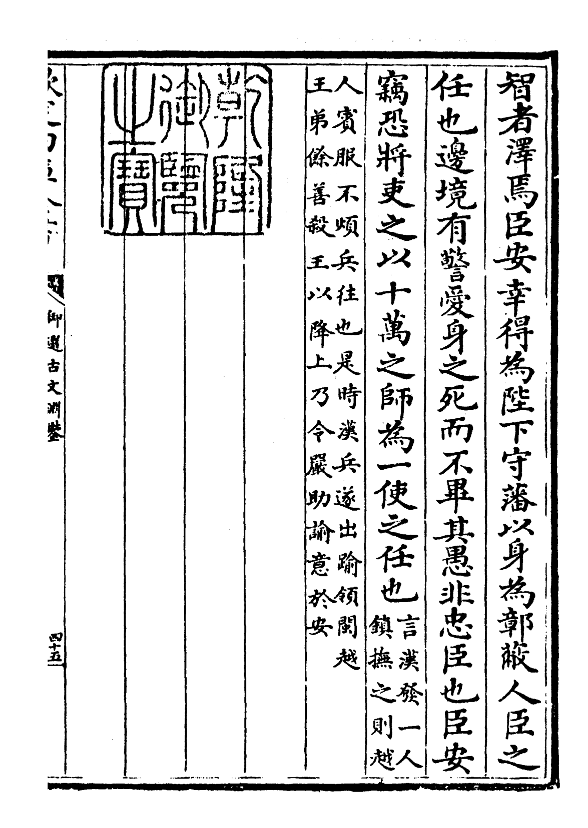
如人畜養六畜也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塡撫方外組者印之綬不勞一卒不頓一戟頓壞也讀作鈍而威德並行令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兎逃入山林險阻如雉兎之逃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絶勌即倦字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

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郡都尉姓屠名睢也）又使監祿鑿渠通道（監郡御史也祿名）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敗廼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從讀作聳動也）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既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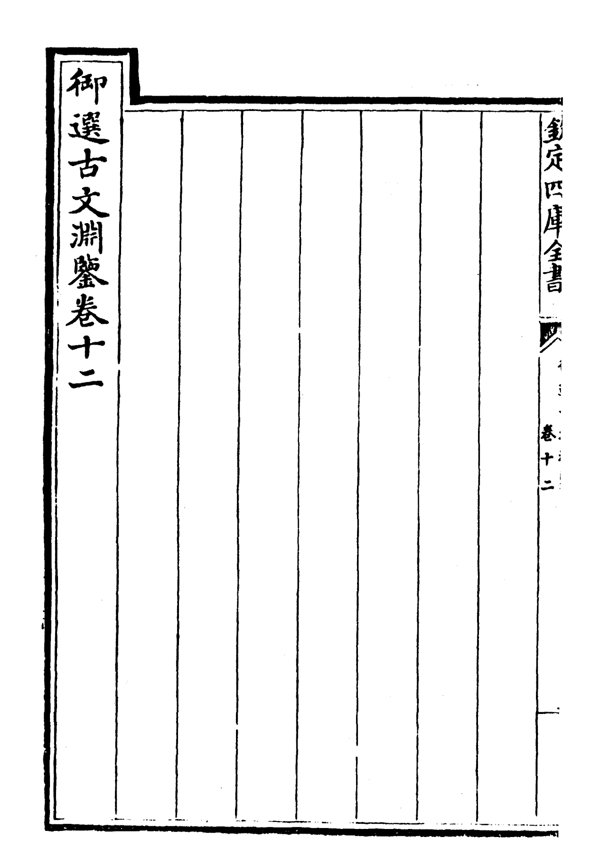
臣杜訥曰悅惻沉痛之至反覆讀之慨然有佳兵之戒

九三文辭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心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在前行者曰顏行蒙犯也○行胡郎反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厮析薪者輿主駕車者此皆言賤役之人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八藪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汙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

之妝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負背也白與黑畫為斧文謂之黼也依讀曰扆扆形如屏風而曲之畫以黼文張於戶牖之間馮玉几讀曰凭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得其地不足為一日閒暇之虞也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大雅常武之詩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



智者澤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言漢發一人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順兵往也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上乃令嚴助諭意於安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三

詳校官尚書臣德　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莊道敏

謄録監生臣邱南林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三目録

漢

嚴安

上言世務書

徐樂

上言世務書

司馬相如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三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嚴安臨菑人丞相史

上言世務書安與主父偃徐樂俱上書言世務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

此書特為窮兵而發前言禁奢侈是引端後言郡守權重是餘波文家賓主之法也

臣愚曰氣格似賈誼過秦論而引喻深切著明

臣聞鄒子曰（鄒衍之書）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以救敝）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可變易者則易也）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族音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觀猶顯也顯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贍足也）民離本而徼末矣（徼要求也○工堯反）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劒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

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采者文過其實也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遂成也字生也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

水心葉適曰漢武五十年用兵

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簒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車轂相擊言其衆多也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虡懸鍾者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

獨嚴安一疏論事有本末言秦失之强識病當世有味

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諂古諂字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絶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

於胡南挂於越挂縣也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吴廣舉陳舉謂起兵也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吴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長官謂一官之長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矜巨巾反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會同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

臣正治曰周失之弱秦失之强其敝皆由於不知變斯言可謂明切

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絶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薉貉也○薉與穢同深入匈奴燔其龍城龍城匈奴祭天處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拏而不解拏相連引也○女居反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劒矯箭控弦

東發黃震曰嚴安一書言武帝靡敝中國結怨夷狄而其後則謂郡守之權非特六卿豈慮根本既耗或有乘時而起者耶

矯正曲使直也控引也　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徐樂　燕郡無終人

與嚴安意指畧同而造語奇鑿

西山真徳秀曰徐樂之書謂基本積壞為土崩禍難驟興為瓦解其說似矣然聖賢處治必察

上言世務書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

於微不以基本之固為可恃也不以禍難之隙為可忽也樂之告武帝也欲明安危之機銷未形之患則戒微之際皆所當謹也

賈漢江以遠曰徐樂謂禍難卒作不足畏而基本積壞深可慮者欲武帝觀化原而銷未形也

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内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内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

目德宜曰易曰山附於地上以厚下安宅下固而上始安猶山以地厚而屹峙也故云民安則無土崩之勢實本斯旨

而身為禽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自若者言如其常無所廢

損也從讀曰縱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幃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宿久也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依讀曰扆此陛下之所服也服事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

相如文類春華此則秋實矣

鹿門茅坤曰辭直而文磊落

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景帝時為武騎常侍帝不好辭賦因病免客游梁著子虛賦武帝讀而善之以蜀人楊得意薦召為郎使巴蜀還拜中郎將通西南夷病免卒

諫獵疏時武帝方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因上疏諫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烏獲秦武王力士也慶忌吳王僚子也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不存不可得安存也犯屬車之清塵漢依秦制大駕

臣吳曰綿麗之文復饒忠愛

屬車八十一乘屬車者言衆車相連續不絕也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逢蒙古之善射者也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軫車後橫木也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銜馬勒銜也橛車之鉤心也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

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垂堂者近堂邊外恐墜墮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主父偃臨菑人學長短縱橫術晚迺學易春秋百家之言元光元年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四遷為中大夫說上分諸侯國推恩子弟上從之後坐事誅

諫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

荊川唐順之曰通篇只是引用二舊事與昔人諫諍之說而後自說處不過數言亦是文之一體

臣廷敬曰偃與嚴安徐樂三書體格不同意實脗合史家備錄之以見兵事之宜慎其八事言

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効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司馬穰苴善用兵者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天下既平天子大愷大愷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

律令則以其不甚切要故不採入也

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烏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絶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地多沮澤而鹹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

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黄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黄腄二縣名並在東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盖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搏擊也搏人之景言不可得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

臣乾學曰劉輕近乎暴持重近

乎仁舞干因壘初非迂談持重之至即為無敵之仁自操必勝耳主父之言可為三省

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言思慮變易失其常也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與外國交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

論上林宜與民公利卽文王芻蕘雉兔之意

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周書者本尚書之餘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時待詔公車後為中郎詼達多端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以下朔皆敖弄無所為屈

諫起上林苑書時使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償鄠杜之民朔因進諫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郎堂下周屋弋獵

次崖林希元曰義理甚正暢利害甚明快辭氣昌大昊龐典則如黄鍾大吕可薦郊廟如黼黻冕弁可表冠裳雖枚乘鄒陽輩以文章名或未能過也

子與徐中行曰朔諫止上林苑一書較揚馬諫獵長楊更宏贍古雅乃西京諫書第一

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中尉及左右内史是為三輔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産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霸産即灞滻二水名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陸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産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

臣鴻緒曰議論正大氣勢昌偉較相如諫獵更為伉直

荊川唐順之曰入事處脫洒不為事使

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芋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白腻可食鼃同蛙似蝦蟆而小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閒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賈讀曰價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兎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

斥却也 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亂馳曰騖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隄限也輿乘輿也無限若言不訾也不敢斥天子故言輿也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紂於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卒有乾谿之禍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泰階者上階為天子中階為

朔此文與諫起上林苑書及拒董偃事可稱謇諤豈得以滑稽目之

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神祇獲寧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災祲迭見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濶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為陳之

化民有道對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問朔吾欲化民民豈有道乎朔對云云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弋黑色也綈厚繒也○綈徒奚反足履

臣美曰當武帝時即舉文帝恭儉以為規勸彌見切實

西山真德秀曰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

革舃革生皮也不用以韋綦韋言儉率也以韋帶劒但空用韋不加飾莞蒲為席莞夫離也今謂之葱蒲以莞及蒲為席亦尚質也○莞音完又音官兵木無刃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衣縕無文縕亂絮也言內有亂絮上無文綵也○縕於粉反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鳳闕闕名神明臺名也號稱千門萬戶木上衣綺繡狗馬被繢罽繢五綵也罽織毛也即氈毲之屬○罽音計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藂珍怪藂古叢字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

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帳多故以甲乙第之西域傳贊云興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天子則襲翠被憑玉几而處其中也）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此易緯之文）願陛下留意察之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從董仲舒受春秋累官光祿大夫侍中）

禁民挾弓弩對（丞相公孫弘奏禁民毋得挾弓弩上下其議壽王上對）

評得事理透徹安得不令平津心服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五兵謂矛戟弓劒戈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内抏敝巧詐並生抏五官反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

臣士奇曰桀暴止奸先王之法具備未聞禁挾弓弩也斯誠探本之論

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小雅賓之初筵之詩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

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抵觸也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逸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司馬遷

字子長左馮翊人漢武帝時仕為郎中遷太史令坐李陵事下腐刑撰史記一百三十篇父談亦為太史令

五帝本紀贊

五帝黄帝顓頊帝嚳堯舜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

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是讀書法亦是論世法

水心葉適曰犧黄為文字之始聖智之先不獨學者言之孔子蓋言之矣至於簡棄鴻荒斷自堯舜則何必孔子自舜禹以來固然也方禹益皋陶共明治道祖述舊聞其時去黄帝顓頊不遠所稱道德廣大皆獨曰堯舜未有上及其先

太史公曰太史公司馬遷自謂也遷為太史公官題贊首也虞憙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非獨遷學者多稱五帝尚矣尚言久遠也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馴訓也謂百家之言皆非典雅之訓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五帝德及帝繫姓皆大戴禮文及孔子家語篇名儒者或不傳二者皆非正經故漢時儒者多不得學也余嘗西至空峒空峒山在原州黄帝問道於廣成子處北過涿鹿涿鹿山在嬀州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黄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古文即帝德帝系二書也近是聖人之說

者推尊聖賢之心豈夸禰而忘祖哉故余以為神靈不常非人道之始闕弗敢論非掩之也東發黄震曰遷之紀五帝自謂擇言之尤雅者著於篇其存古之意厚矣

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言已以春秋國語古書博加考驗益以發明五帝德等説甚章著也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閒矣言古文尚書缺失其間多矣而無説黄帝之語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説帝皇遺事散軼乃時時旁見於他記説即帝德帝系等説也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十二諸侯年表序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為十二表中兼敘吳為十三表者録其事而見之

諸家所著書見藝文志鐸氏虞氏春秋家呂氏雜家公孫固儒家

水心葉適曰遷斷自共和著周統既失不待東遷以國語黙宣王事推之不為無意然謂二南小雅盡周衰所作既與師傳不合且周人以文教自文王時七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譜起周代藝文志有古帝王譜又自古為春秋學者有年歷譜諜之說遷得而讀之杜元凱作春秋長歷及公子譜蓋因舊說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師摯太師之名紂為象箸而箕子唏箕子云為象箸必為玉杯唏歎聲○音餼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於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

月鴟鴞棠棣大抵周公所筆也然則其盛也乃無詩必衰而後有詩且文武之君臣經營細微芟撥煩亂而致盛大乃無以勸戒諷道之且待其衰而後有嗟歎刺譏何哉又大雅不言周衰獨小雅言之原此數意皆非實也

臣杜訥曰抑揚頓挫盡態極妍

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

孟堅雖有其沉鬱而風韻少減此班馬之分也

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鐸椒所撰名鐸氏微者春秋有微婉之辭故也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宋有公孫固無所述此固蓋齊人韓固傳詩者也漢相張蒼歷譜五德張蒼著終始五德傳上大夫董仲舒

推春秋義頗著文焉作春秋繁露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數家陰陽術數之家譜諜獨記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删焉言欲覽其要故删為此篇

秦楚之際月表序秦楚運數促以月紀事而名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

受命之亟是疑辭一統之難是斷語

兩意相反又互相發方透得出受命正意文之有開闔者

鹿門茅坤曰讀秦楚月表而海

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内卒踐帝阼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古禪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

内土崩鳥沸之始末具矣甚可累欷而太息也而仮真人者翱翔其間一切撥亂世反之正若轉圜然豈非神武而聖者乎

周以形勢弱而衰漢則形勢强矣立意特微婉

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指漢高祖）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名為王實如古之諸侯故仍以侯名表）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大公

鹿門茅坤曰畫次海內形勢如掌惟五代史歐陽公所撰職方

於齊蕭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衞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幽厲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也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齊楚荆淮南燕趙梁代淮陽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荆絕乃封吳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大行左轉

論可與並雄千年絕調也

臣廷敬曰高祖鑒秦之失而諸侯太強孝武懲漢初之禍而諸侯太弱強弱之際利不百全惟

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京兆也）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為

要歸於仁義為根本之論

淫亂（休訓習）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案武帝用主父偃言而下推恩之令也）故齊分為七（城陽濟北濟南菑川膠東膠西是分為七）趙分為六（河間廣川中山常山清河）梁分為五（濟陽濟川濟東山陽）淮南分三（廬江衡山）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

末一段蓋因漢法少容坐罪者多頗致慨惜之意却能以深婉之筆出之

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謂交錯相銜如犬牙參差也秉其阸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強要之以仁義爲本

高祖功臣侯年表序高祖初定天下表明有功之臣而侯之若蕭曹等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

臣然曰只平平叙去而今昔盛衰之感悠然言外覺有無限低

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

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倍其初封時戶數也）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謂平陽侯曹宗曲周侯酈終根陽河侯齊仁戴侯秘蒙穀陵侯馮偃也）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罔與網同）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

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禮書 節錄○按禮書樂書諸篇史記音義疑為褚少孫所補今刪去荀卿禮論兵論及小戴禮樂記之文存者無多自屬司馬遷作其間或有脫簡而少孫以荀卿禮記之文補之也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大行秦官主禮儀者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

先王制作之旨雖未能盡得其精微而文采斐然可資論討

臣正治曰史遷禮書雜採傳記

成文篇首洋洋乎數語何等鄭重宜朱紫陽之亟稱之也

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周禮王之五路有金路鄭玄曰以金飾諸末也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周禮羞用百有二十品鄭玄曰牲及禽獸以備滋味故謂之庶羞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大路祀天車也越席括草以為席也皮弁布裳周禮王視朝有皮弁之服鄭玄曰布裳積素為裳也朱紘洞越朱紘練朱絲紘也越瑟底孔大羹玄酒大羹肉湆玄酒水也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

荆川唐順之曰叙禮制與廢有典有則中間欵恨衰貶之意令人讀之慨然

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宫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第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决而况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衞所居不合仲尼没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

水心葉適曰自春秋以來儒者論禮樂何可勝數雖無謬於道而實知其意可以措之於治者絕少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若夫淫鄙暴慢化導遷改和親安樂久而成性則雖湯武功成之樂孔子猶以為有憾於其間而況於

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

鄭聲乎遷乃謂秦尊君抑臣朝廷濟濟方以太初之初為典常而鄭衛之音所從來久人情所感遠俗則懷何其雜於道而易於言乎

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吳楚趙菑川濟南膠西為六國也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令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音遍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

古樂之亡久矣漢去古未遠宜尚有可論次者豈泯滅於燔書之後耶讀此令人有遐想焉

臣德宜曰樂以導和而和必以敬為本兹言廣周作樂先之以

元改正朔（初用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改年為大初）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云

樂書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勑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音刈）悲彼家難（謂文囚羑里）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

勅幾勤止自屬從來論樂所未發

鹿門茅坤曰太史公於禮樂之旨原不十分見透故述荀卿論禮之言而作禮書述樂記之言而作樂書其所發明率多揣摩影響而成文然其深者亦儘微眇矣

樂乃與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減損為樂其如此也（節樂則聲音有節樂主於盈而曰損減亦有節之義）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嘄姑堯反 噭音擊）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

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辟亦君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按家語孔子嗤季桓子作歌是五章之刺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反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猶以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言惡必始於微也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

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后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過沛詩即大風歌侯語辭兮亦語辭因沛詩有三兮故云三侯）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隷舊而已（隷音異）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按禮樂志房中樂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以

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皥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見漢書禮樂志）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暴利長收野馬於燉煌水旁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洼音窐曲之窐）復次以為太乙之歌歌曲曰太乙貢兮天馬下（貢作況）霑赤汗兮沫流赭（大宛馬汗血霑濡也流沫如赭）騁容與兮跇萬里（跇音逝謂超踰也）今安匹兮龍與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大宛舊有天馬種汗從前肩髆出如血）次作以為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

六律之學史遷論之頗詳

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

律書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黄鍾太蔟姑洗甤賓夷則無射陰六為呂大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是也）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律歴志推歴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是為萬事之根本）其

鹿門茅坤曰天地之化聲與氣合故古之太史飲吹律聽聲以占軍兵而史遷因之以附律書發明六律之學聖人之微眇存焉非特當時疇人弟子所習而已

於兵械尤所重易稱師出以律是於兵械尤重故云望敵知吉凶兩軍相敵上皆有雲氣望雲氣知勝負彊弱聞聲効勝負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其吉凶左傳師曠知南風之不競即其類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武王伐紂吹律從春至冬殺氣相并而律亦應之而音尚宮兵書太師吹律合商則戰勝角則軍擾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

螫音釋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共工主水官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顓頊伐之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徐廣云子成父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霸諸侯兼列邦士一作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大較大法也○音角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

哉故敎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正義謂三十萬備北邊五十萬守五嶺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

臣乾學曰養威不試而後能神武不殺忘備與黷武事正相因

息覊縻不備歴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内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觀望阸阸賣反選思兖反蠕而兖反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内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吕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令匈

也富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言用兵漢文帝曰且無議軍皆深識機務不僅為仁厚之言

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耶

漢興民物凋敝至於武帝初年人給家足翔踐而民富則文景以來休養生息之實從可知矣

水心葉適曰平準書直叙漢事

平準書　桑弘羊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太史公取此名篇以寓意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天子駕駟馬其色宜齊同今言國家貧天子不能具鈞色之駟馬）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齊民平民無物可蓋藏也）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鑄榆莢錢）一黃金一斤（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漢書糶字作躍）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

明載聚斂之罪比諸當最簡直然觀遷意於以為山海輕重有國之利按書懋遷有無化居周譏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今其祠尚存也漢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

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經常訓）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

緡之令鹽鐵榷酤之入極於平準取天下百貨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平論也使其果出於厚本而抑末雖偏尚有義若後世但奪之以自利則何名為抑恐此意遺亦未知也

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文帝用晁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為差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謂增益苑囿造廄而養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

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校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儐與擯同）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倉氏庾氏是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馬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也）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

升庵楊慎曰平準書譏横歛之臣也貨殖譏好貨之君也太史公之言千載而下有趙汸知之懿哉

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馬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彭吳人姓名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抏者耗也消耗之名言百姓貧弊故行巧詆之法也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

出貸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桑弘羊孔僅之屬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

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絶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内虞夏之幣金為三品即下或黄或白或赤也或黄或白或赤黄黄金白白銀赤赤銅或錢或布言布於民間也或刀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或龜貝

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石為鎰二十兩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常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孔子世家贊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

只至聖二字千古贊孔子者何以復

元朗何良俊曰方漢之興孔子尚未有封號而太史公遂爲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土世其家有德者以德世其家今觀戰國以來凡有爵土者能至今存否耶則世家之久莫有過於孔子者雖謂太史公爲不知孔子哉

表章伯夷實始孔子故此傳專以孔子爲據恐字即從孔子語中拈出又

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祇敬也言祇敬遲迴不能去之又一作低迴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折斷也中當也可謂至聖矣

伯夷列傳敘列事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

從怨字生出天之報施意從天道生出一段議論逆節相生錯綜變化

水心葉適曰遷本意取高尚不受利祿者為列傳首是也

荆川唐順之曰此傳如蛟龍不可捉摸

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名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夏時有卞隨務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篇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

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殷湯所封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應劭云伯夷姓墨胎氏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

稚川葛洪曰伯夷首列傳以爲善而無報也

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首陽山在河東蒲坂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

伯厚王應麟曰程子云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顔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此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者也

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顔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跖者黄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爲天下大盜故世號爲盜蹠）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絶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賈誼也作鵩鳥賦云然）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馮者恃也○音凭）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

漢人推崇孟子者少與荀卿並稱此傳如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等語直以孔孟並舉不為無見

東發黃震曰太史公之傳孟子首舉不言利之對嘆息以先之

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孟子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

然後為之傳而傳自受業子思之外復無他語惟詳述一時當國强兵之流與騶衍迂怪不可究詰以取重當世之說形孟子之守道不變與仲尼菜色陳蔡者同科奇哉遷之文卓哉遷之識與

西山真德秀曰孟荀傳旁及諸子而兼乎議論

彊兵楚魏用吴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

傳之變體也

臣鴻緒曰通篇正叙旁引縱横變化傳體中最變最奇者

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言其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兹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内自有九州禹

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裨是小海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謂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濫即濫觴是江源之初始故此文以濫為初謂術之術皆可以為後代宗本故云濫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懼音劬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

臣英曰夭矯排宕卓犖不羣此龍門之所以自爲千古也

側行撇席撇拂也疋結反○如燕昭王擁彗先驅彗帚也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身親往師之作主運鄒子書有主運篇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鑿其能入乎方枘是筍也圜鑿其孔也以方枘而納圜鑿齟齬而不入也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

詮次井然詳雅文勢逸宕是史遷本色

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髠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環淵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也慎子十卷在法家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俱道家騶奭十二篇陰陽家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儒林列傳序儒林謂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以成王法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學者課功著之於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

槐野王維楨曰文學興廢世代沿革此文備之看他叙數千百年事畧無滲漏

臣士奇曰遷序六家獨反覆於春秋以道其史記所由作復為儒林立傳表章諸經師創史家之義例謂其先黄老後六經殆

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録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

未槍其苦心

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

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賤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

鹿門茅坤曰太史傳儒林不採道德之士及其說經之旨獨疏六藝門户此其不知學之過也

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言孝文稍用文學之士居位）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申轅姓培固名公生其號也）於燕則韓太傅（韓嬰也為常山王太傅）言

古人云漢儒傳經而經亡於此亦可槩見矣

尚書自濟南伏生（字子賤）言禮自魯高堂生（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以來儒者皆號生即先生之稱省字呼之耳）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胡毋姓也字子都）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

仁山金履祥曰首以讀功令廣

厲學官之路而發歎蓋歎六藝之廢而興之難也六藝興於孔子至秦而廢漢初尚未能復至武帝向儒學招文學之士而公孫弘能承輔以興之于是備載其請著功令所以廣厲學官之路者於篇末

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

官而與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計計吏也偕俱也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

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

觀史遷以述往事思來者自任處殊感慨淋漓

臣杜訥曰洋洋大篇一唱三歎所謂文生於情後此史家多祖

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太史公自序節錄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先人司馬談也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遂為詹事秩二十石故位上大夫也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仲舒也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

之然俱睦乎後矣

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絶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

水心葉適曰大史公言春秋之義本於公羊董仲舒

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氂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

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必實善為之不知其義理則陷於罪咎被之空言而不敢辭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違犯禮義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

迂齋樓昉曰世家源流論著於前而自叙底文字反覆委折有開闔變化之妙

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

東發黃震曰談生遭能以文章世其家揚名後世亦可謂善繼人之志者矣

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欵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天漢三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

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在湯陰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作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即呂氏春秋也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黄帝始按裴駰言司馬遷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

之才而蘇轍謂其文疎蕩有竒氣氣充乎中而溢乎其貌鄭樵則云仲尼既殁六經以後惟有此作同極丈章之偉觀矣而獨是西山真氏選其敘事之丈首尾未免疎脫且紀傳甚夥難以摭采今弟錄其序賛及列傳之有議論者以著大畧其餘則觀全史得之班固以下倣此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三